



养鬼日记

推磨坊

2



北京金鹰◎著

玉坠之谜



东方版的《哈利·波特》
伏地魔的亚洲变种

唯小人与鬼难养也
一个养鬼菜鸟的成长日记
花钱让鬼推磨的故事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推磨坊.2/北京金鹰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222-06593-2

I. ①推… II. ①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10253号

书 名: 推磨坊 2

作 者: 北京金鹰

出 版 社: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ynrm.peoplespace.net

E - mail: rmszbs@public.km.yn.cn

任务团队: 传奇翰墨·木乃禾

责任编辑: 玉波狄

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
TEL: 010-85983452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1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06593-2

定 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发行部电话: (0871) 4191604 4107628 (邮购)

目 录

2003年11月8日

- 玉坠护身 /1
- 魔鬼相拼 /5
- 吴辰之谜 /8

2003年11月9日

- 再回簋村 /15

2003年11月15日

- 访吴家 /22

2003年11月16日

- 返校途中遇歹鬼 /29
- 丢失的人头 /35

2003年11月17日

- 魔鬼教官的训鬼课 /48
- 陶博士的斗鬼课 /53
- 占卜课上测生死 /60
- 鬼医课上又受辱 /64
- 为辰子测字 /67
- 揭开头颅之谜 /72
- 蛇夫人如是说 /75
- 蛇夫人之死 /79

- 2003 年 11 月 18 日
- 血之谜 /85
 - 斗鬼课上群鬼闹 /92
 - 餐厅幻觉 /96
 - 簋村大战 /99
- 2003 年 11 月 22 日
- 解惑向家 /105
- 2003 年 11 月 23 日
- 鬼协大街 /109
- 2003 年 11 月 24 日
- 艰难的合作 /117
- 2003 年 11 月 25 日
- 约会甘老师 /121
- 2003 年 11 月 28 日
- 午夜鬼网 /126
- 2003 年 12 月 1 日
- 会见施校长 /130
- 2003 年 12 月 2 日
- 施校长被捉 /140

2003年12月6日

- 偷偷返家 /146
- 母亲的怪病 /148

2003年12月7日

- 群狗分尸 /157
- 跌入虫洞 /163
- 群鬼闹兵营 /171
- 胳膊上的黑十字 /174
- 嘴上的血迹 /176
- 再闹兵营 /179
- 东北老千 /183
- 潜入魔窟 /186
- 老千之死 /189

2003年12月8日

- 虫洞归来 /193
- 神奇的太木 /198

2003年12月9日

- 难安宁的生活 /203

- 2003 年 12 月 10 日
—— 山坡上的狗尸 /207
- 2003 年 12 月 11 日
—— 有失公平的惩罚 /214
不讲义气的千年老人 /220
- 2003 年 12 月 18 日
—— 盗取活人头 /223
- 2003 年 12 月 19 日
—— 活人头变成了死人头 /232
- 2003 年 12 月 20 日
—— 死人头成了两块臭肉 /234
- 2004 年 1 月 1 日
—— 为生存而努力 /237
- 2004 年 1 月 13 日
—— 占卜考试 /239
- 2004 年 1 月 14 日
—— 期末大赛 /242
- 2004 年 1 月 15 日
—— 角逐冠军 /246
最后的生死 /251

小屋的门被打开了,钟老校长祖孙走了进来。我从小窗下站了起来,愤怒地全身发着抖,怒视着这两个恶魔,等待着接受死神的洗礼。胸前的寒香玉坠儿在月光的照射下发着璀璨的光,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此时我才注意到它是那样的耀眼。

陶博士笑着走近了我,“强子,抱歉了,今天该轮到你了。”说着猛地一个箭步上前,伸出魔爪向我的胸前抓了过来。我没有反抗,不想反抗,也无力反抗,只是轻蔑地看着他。说也怪了,我虽不曾反抗,但他的魔爪却像触电一般的缩了回去。他扭过头去看着钟老校长,“外公,他身上……”他用颤抖的手指着我。我想,是我的正义凛然使他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害怕,他颤抖地说道:“他身上有电。”

“什么电不电的,看我的。”钟老校长像恶狼一般的扑了过来。突然我感到胸前的寒香玉坠一震,“啪”的一声如同炸开了一样,接着射出了一道红光,红光如一柄利剑向着钟老校长刺了过去。那钟老校长也真不愧是养鬼高手,法术也称得上是登峰造极了。这光剑的速度极快,但他那样大的岁数却没有丝毫的迟缓,一个闪身躲过了这柄红色光剑的刺杀。嘴里叽里咕噜念出了一串不知什么咒语,又用手指一指,那手指上发出了一道绿光,绿光也形成了一柄绿色的剑,那绿剑对着红剑劈了过来。红剑被绿剑劈碎了,成了散碎的红色光斑,顷刻间这散碎的红光又化做无数柄短剑围着绿剑与绿剑相拼。我看着这红绿剑的相搏,惊呆了。我不知道这红光是从哪里来,恰像那日我不知道在

凶灵寨中，那震慑凶灵的光是从何处发出一样。我不知道在我生死攸关之时，是谁在保护着我。我想起了在第一节斗鬼课上，魔鬼教官的话，莫非真的是这寒香玉坠在保护着我吗？莫非这玉坠真的有这般神奇的功效吗？

陶博士大概也是第一次看到这般阵势，他呆呆地看着这红绿光剑的拼杀，看着这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一时间不知自己如何是好。钟老校长一边指挥着他的绿剑，一边对陶博士大喊道：“思儿，快去取他的性命！”

陶博士似猛醒了一般，又向我扑了过来。哪曾想到胸前的玉坠儿又是一震，“啪”的一声，瞬间红色的剑不见了，整个儿变成了一个红光做成的罩子把我罩在了中间。那扑过来的陶博士恰好撞到了这红光罩子上，把他弹出了老远，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外公！”陶博士痛得龇牙咧嘴地站了起来，揉着摔痛的屁股，扭动着摔痛的腰，叫着，“他身上有什么东西这般厉害，看来吃这味药还是不易呀！”

这会儿钟老校长大概对这局面一时间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他看着我，看着这站在红光罩下的我，对那陶博士说道：“他身上有一块玉，玉本就有避邪之功效，再加上他身上的玉是开过光的，它的功效很大呀！”

“我们怎么办？放弃吗？”陶博士问道。

钟校长瞪起了双眼，看着陶博士喊道：“思儿，我告诉你，永远不要说放弃！”

这钟老校长的话提醒了我，我不能放弃，不能放弃生存，不能放弃为生存而斗争。可想一想心里又有些灰心了，魔鬼教官教我的竟然都是一些斗鬼的招数，根本刺伤不了人，又怎么能对付得了钟老校长这恶魔呀！“管他呢！管用不管用先试试再说。”我这样告诉着自己，在红色的光罩中使出了光弹术。那光弹碰到了光罩的壁上，从红光罩上飞出了一个更大的光弹，以极快的速度直飞向了钟老校长。钟老校长又是一个闪身，但这一次稍稍的慢了一点点，那光弹擦着钟老校长的胳膊飞了过去，打在了小屋的墙壁上。小屋的墙皮脱落了，灰尘弥

漫了整个房间，呛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了。只有罩在我身上的红光罩发着耀眼的光。

“思儿，看好这小子，别让这小子趁这尘埃尚未落逃走了。”钟老校长又对陶博士发出了指示。

“他逃不了，那红色光罩很亮。”陶思答道。

这会儿我似乎明白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红色光罩保护着我，但却使我的目标变得明显而难逃魔爪。恰像那通阴枣儿，它使我提高了通阴术，使我在学习养鬼术时变得容易了，却害我成了一味通阴药物，落得这般下场……

这会儿尘埃落定了，我看到了那钟老校长正捂着流血的胳膊，眼睛里冒着凶恶的邪光看着我。

看到他这般，我心头掠过了一丝喜悦，这丝喜悦，是我自被囚于这神秘小屋以来，第一次感受到的，心里的恐惧也稍稍减少了一些。我告诉自己：“再来！接着再来！”我又使出了一个指尖红光剑术。那红光剑刺在了红光罩上，红光罩上如生出了一颗长刺一般，长刺快速地向外长着，延伸着，直指向了钟老校长。

钟老校长捂着受伤的胳膊，一侧身闪了过去。

虽说这剑没刺上，但我心中已是更加的得意了，这会儿我不再是被动挨打了，而那钟老校长祖孙却显得那样的被动。

又是一个红光剑术，红光罩上又生出一颗刺来。

钟老校长沉不住气了，顾不得管他那流血的胳膊开始出招了。不知他用了什么招数，竟然把一条又粗又长的毒蛇向我抛了过来。陶博士也出招了，他也用了红光剑术，来劈斩那红光罩上生出来的长刺。

钟老校长的毒蛇同样被红光罩重重地弹出，甩到了小屋的墙壁上。而罩子上的长刺也不幸地被可恶的博士的光剑斩断了。

我和陶博士都在不断地出招，红光罩上的刺在长，红光罩上的刺又被斩断着，我们在争夺着时间，在较量着法术。然而我的法力、法术，却都远远的不如那魔鬼般的博士。红光罩上的刺一颗都长不出来了。但我仍努力地变换着招数，又是一个光弹抛了出去。陶博士似早有准备，

也抛出了一个光弹。两个光弹在空中相撞了，“哗”的一下子如一个礼花弹般炸开，渐渐地消失了。

钟老校长又出招了，他一连抛出了十几个长着长刺的刺猬，可是刺猬的刺又怎么能刺穿光呢？光的热量烧掉了刺猬身上的长刺。没了刺的秃刺猬一个又一个地滚落到了地上。

也不知这钟老校长是急疯了没了大脑还是怎的了，这会儿又抛出了数不清的蚂蚁，这蚂蚁更加的悲惨，竟然全被烧死在了红光罩下。

什么味儿，怎么这样臭？我一边出招，一边定睛看来，那钟老校长的手指此时如同一个高压喷射口一般，不断地向外喷着大便。红色的光罩被大便污染了，我抛出的光弹变得无力了，这光剑在光罩上长出的长刺变得软塌塌的了，红色的光罩也变成了淡红色——

钟老校长和陶博士看到这些发出了狂笑，“哈，哈——来吧，我看这红光罩子还能保护你多久。”

我仍在努力着，仍在不断地变换着招数，但每一个招数都是那样的软弱无力。淡红色的红光罩子变成了粉色。随着光罩子的颜色变淡，我的心开始变得沉重起来，我知道这光罩子保护不了我了。粉色的光罩又变成了淡粉色，淡粉色又变成了淡黄色，最后它终于消失了，终于再无力保护我了。而此时我的招数再也对那钟老校长祖孙两个恶魔起不到一点点的作用了。那只是斗鬼的招数，又怎么斗得了这人间的恶魔呢？

“强子，劝你别费力气了，乖乖地受死吧！”陶博士又向我扑了过来。

此时钟校长的魔爪也向我伸了过来，就在他的手距我的前胸只有一寸远时，突然那钟老校长喊了一声“慢”。

陶博士收手了，看着钟老校长，“外公，怎么？”

钟老校长指着我胸前的玉大声地说道：“寒香玉，哪里来的？”

我把脖子一扭，心里想：“凭什么告诉你。”

“好，不说也好，先吃了你，这玉仍是我的！”说着又向我的胸前抓了过来。就在这一时刻，小屋的门“砰”的一下子开了。一个人出现在这神秘小屋的门口。

2003年11月8日 魔鬼相拼

这进来的人真是让我意想不到，她竟然是甘老师。她微微地笑着，她的笑容总是那样让人难以琢磨，“钟校长，好一个除鬼降魔的钟校长，今天怎么也想吃活人的血肉呢？”话语中带着几分讥讽。

甘老师的出现无疑使钟校长和陶博士都大为吃惊。钟校长缩回了向我伸过来的魔爪，瞪着血红的眼睛看着甘老师。陶博士也瞪着眼问道：“你，你是怎样进来的？”

“哈，哈——”甘老师不慌不忙地大笑着，“你以为我姓甘的是吃干饭的，好几天的时间，难道我还破不了你的法术吗？别以为你的法术当真比我高多少，充其量与我是个平手。”陶博士此时故计重施又掏出了他的灭魂枪，“你对付得了它吗？”甘老师还是那样微笑着，“你以为这破东西还能让我僵住五分钟吗？人间早已有防弹衣，照猫画虎地我也能弄出一件来。”说完轻轻一拨，把陶博士伸过来的灭魂枪拨到了一边。

我看着他们，此时我不明白那甘老师为何而来，是为了救我吗？爱利雅的话又在脑子里出现：“甘老师生前不是坏人，死后也不会是恶鬼。”莫非当真是我误会了她吗？可是我眼睁睁地看着她吃人的心肝呀！我不知道我该站在谁的立场上，在我眼里他们都是我的敌人，一个是恶鬼，一个是恶魔，哪一方对我都有很大的威胁。

“思儿！别跟她废话，我虽法力尚未完全恢复，但以咱们祖孙两人之力定可胜她。”钟校长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我不安的目光又被吸引了过去。

钟校长祖孙又开始动手了，他们口中喷出了五颜六色的咒语符号，那符号似乎不是什么有形的物体，而是由光形成的。甘老师一闪，如一道闪电一般的躲过了那飞来的咒符。她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一把白色团扇，扇子一抖打了开来，把那飞过来的咒符全部收到了扇面上，

轻轻一挥，那咒符变了，它再也不是无形光斑，而是如金属一般发出了“铛银银”的响声。甘老师不慌不忙地把这些变幻出来的金属物件全部向着钟老校长祖孙砸了过去。

我无心看他们对战，一心只想着快逃，快快逃离这魔鬼横行之地。可看一看门，甘老师恰站在门口，想从那里出去不容易。再看一看窗子，还好大概能从窗中逃走。我本就在窗下，这会儿转身跃上了窗。只听那陶博士喊了一声：“外公，不好，那小子要逃！”

“捉住他！”钟校长一边出招一边喊道。

听了钟校长的话，我心里更加着急了，一推窗子就要向下跳。可就在这时，也不知哪里来的一条绳索套住了我就要跳出窗外的脚，生生地把我拉了回来，头重重地撞在窗台上，“啪”的一下全身摔到了地上。脸擦破了，嘴唇碰破了，鼻子也出了血。我这时才看清楚，绳子的另一端在陶博士手里。

陶博士只顾得阻止我逃走，却没抽出手来帮钟老校长，这会儿甘老师向钟老校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随着甘老师扇子的舞动，一条毒蛇从扇中抛出，那钟校长刚刚变出一把利剑斩杀了毒蛇，无数只蝎子又向着他扑了过去。那陶博士此时也顾不得管我，把绳子丢在地上，两手一挥，地上着起了火，生生地把那些蝎子都烧死了。

我慌忙地解开脚上的绳索企图第二次逃走。还没容我再次跃上窗子，甘老师那边挥舞扇子对付着钟校长祖孙，这边毫不误事地一下子跳到了窗前挡住了我的去路：“别想逃！”说完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拉着我向门口冲了过去，手中的扇子还在挥舞着，抵挡着钟老校长和陶博士的进攻。

门被钟校长和陶博士封住了，那陶博士大声喊道：“放下强子，今日我就放了你。”

“不可能！今日你们吃了这孩子，明天就是我和施校长魂飞魄散之日。这世界谁也不傻！”

听了这话，那钟校长先收了招式，大声喊道：“这孩子的事，我们可以再商议。为孩子苦战不值。”

那甘老师也收了招式，陶博士也住了手。甘老师仍是那样微笑着：

“钟校长有什么好的建议说吧！”

“我从没想过要吃这孩子，你也别把这孩子带走。我们都离开这小屋，你施法术，让我们进不来，我们也施法术使你们也进不来。如何？就把这孩子囚在这里与阴阳两世隔绝。”

天呀！我完了，这钟老校长出的是个什么鬼主意，还不如杀了我的好！

那甘老师又是微微一笑，一边把头向我转来，一边说道：“钟校长想得太……”话还没说完，她的目光也停留在了我身上的玉上，大声对我说道：“寒香玉坠哪来的？在我实验室里偷的吧！我说我的玉坠怎么找不见了。”说着上前一步就要取我的玉坠。

可钟老校长哪里能容甘老师得了这玉去，也忙上前出掌向甘老师伸向我的手劈了过来，大声说道：“留下玉坠放你们俩走。”

甘老师缩回了这只手，躲过了钟校长的掌，又以极快的速度伸出另一只手来取我的玉，边出招边说道：“告诉你姓钟的，今天我可以在这里魂飞魄散，也要与这玉坠玉石俱焚，绝不能让这玉落到你这般的恶人手里，来危害人间鬼域。”

我心里知道那甘老师一定是弄错了，错把小姑姑给我的玉当成了她的那块玉。她的那块玉此时就在我的衣袋里，静静地躺着。可我不明白的是，那不过也是一块寒香玉，怎么就会有如此的功效，落到了钟老校长手里，就能危害到人间和鬼域呢？

钟校长、陶博士和甘老师又围着我战开了，每一招都是夺玉与反夺玉之争。他们谁也不顾我的感觉，我被他们拉过来抢过去地争夺着。胳膊被抓痛了，衣袖被撕破了。只感觉自己头昏脑胀地在他们几人中间跌跌撞撞的甚是悲惨。

也许这时甘老师也感到了好汉难敌四手，她突然牢牢地抓住了我的胳膊飞身一跃，脚落在了陶博士的肩头上，一只脚在他的肩上一蹬，另一只脚向后一踢，陶博士一个踉跄，而甘老师已经蹿到了门口。

那钟老校长忙飞身跃起，一个老鹰扑食，又向我扑了过来。甘老师一转身，挡住了钟校长向我伸过的鹰爪。同时向门外大声地喊道：“门外的朋友们还不进来，等待何时？”

吴辰之谜 2003年11月8日

甘老师这一嗓子，又着实地把这钟老校长祖孙吓了一大跳。他们不知甘老师带来了何等的高手，只好停下了手，呆呆地看着门口。

突然门前“呼啦”一下子出现了七八个人和鬼，他们竟然都是养鬼协会报社的记者们。我们被这些记者拥挤着，又回到了小屋中，记者们也都纷纷涌进小屋，小屋里一下子变得更加的热闹起来了。我真的不明白，是甘老师带来的这些记者，还是这些记者们的嗅觉真的有这般的灵，嗅到了这所鬼校里又有新闻发生，竟然就找到这里来了。

记者们进到屋来，又拿出了记者的本能吵吵开了：“莫非这就是一个多月前说到的神秘小屋？”“这位老先生您就是钟校长吗？”“甘老师请问你是怎样发现这个小屋的？”“请问是施校长把这位老先生囚禁在这里的吗？”“这位是皮强同学吧！上次你不是说没有什么神秘小屋吗？今天的事情又将如何解释？”……

记者们不容别人作出回答，就已经把我们几人围到中间问了一大串的问题。我的脑袋都要炸了，无奈地抱着头痛苦地蹲到了地上。

只听钟老校长大声地说道：“各位记者请安静，我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记者们渐渐地安静了下来，那钟老校长说道：“这就是大家所说的神秘小屋，这小屋的作用就是囚禁我，我被施鬼囚禁在这里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依养鬼协会的法律，任何个人或鬼魂不得私自囚禁他人的肉身或灵魂，囚禁他人肉身或灵魂达十五年以上者可以视为凶灵。现在施鬼的行为已经触及到了法律，他应该成为养鬼协会通缉的凶灵。”钟老校长说到这里转过头来看着甘老师，“甘老师我说的对吗？”

甘老师干扁的脸上仍露着高深莫测的笑，“各位记者，钟校长所说的没错，这是神秘的小屋，是用来囚禁一个罪恶的灵魂的。当然也许

我们不该私设囚房，但是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二十多年前，这里常发生附近村民失踪的现象，那失踪的村民在人间找不到肉身，在鬼域找不到灵魂，而这一切都是这位尊敬的钟校长勾结一个战死在日本鬼所为……”甘老师深奥的眼睛鄙视地看着钟校长。

记者们又吵吵起来了：“甘老师这样说有什么证据吗？”“甘老师为何当时不向鬼协揭露钟校长的恶行呢？”“难道施校长不知道吗，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私设囚房？”

钟校长也笑着，“甘老师，是呀，你有什么证据这样说我？”

甘老师仍在笑着，“我不得不承认，私设囚房是我们的错。但我们也是无奈呀，明知钟校长在此作恶，却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把这罪恶的灵魂送到养鬼协会安全部绳之于法。为了更多人的安危，我们也只有采取这下下策的法子……”说到这里，她低下头来沉思了一会儿，突然提高了声音，“可现在我们找到了证据！”说完甘老师用她冰一样的手，在我的头上拍了一下，“皮强，告诉大家，吴辰去哪儿了？爱利雅去哪儿了？”

我抬起头来，看着甘老师那让人难以琢磨的笑，又看了看钟校长的眼睛。此时钟老校长一脸的慈祥，分明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并无半分的凶恶。可脑子里他那一转头生出的獠牙，那獠牙刺穿了辰子的脖颈，吸食辰子的血的镜头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抹去，我大声地说道：“钟校长吃掉了吴辰，害得爱利雅魂飞魄散，现在他还要吃我，他还要吃我。救我！救我呀！”我不知道眼前的这些人是否是我的救星，但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大声地呼救着。记者们无心理会我的呼救，也许这会儿他们更关心的是钟校长是否真的吃掉了辰子，这大概可以成为爆炸性的新闻。

几个记者一起大声地说道：“钟校长，这孩子的话如何解释？”钟校长笑着没有马上做出回答。他只是斜视着甘老师，看着甘老师脸上的表情。

甘老师自信地笑着，也在看钟校长，她不知道钟校长为何而笑，她不知道钟校长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但仍是带着几分嘲讽地说道：“钟校长有本事呀，吃孩子的钟校长，今天你将如何解释你的行为？”

钟校长没有丝毫的紧张，慢慢地说道：“吃孩子的校长，这真可笑，我办学那么多年了，怎么学校里从来没丢失过孩子？”说完他弯下腰来，拉住了我的手。他的手是那样的宽厚，那样的温暖，这分明是一个人的手，一个慈祥老人的手。我再次抬起头来看着他，他的眼睛里充满了关爱的目光，他轻声地说道：“孩子别怕，站起来！”

他的声音不大，但却是那样的不容拒绝。我慢慢地站了起来，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眼睛了。我在问自己，那个吃掉辰子的，那个刚刚还要索取我性命的恶魔，与这钟老校长是同一个人吗？也许从形象上来比较，甘老师更像一个吃孩子的人，而钟老校长无论如何都不像。可是那辰子被吃掉的镜头，那魔爪一次又一次地伸向我的场面，却不容我怀疑自己的眼睛，我仍大声地喊着：“救我，救我！”

记者们愣愣地看着我，也许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救我。甘老师冰冷的手抓住了我的另一只手，似乎生怕我被钟老校长夺走了一般。钟老校长又以最温柔的口气说道：“孩子别怕，我会救你的。我不会让别人伤害着你！”

我努力地挣脱开了钟校长那热乎乎的宽厚的手，宁愿把身体依靠在明知是鬼的甘老师的怀里，去感受鬼身上的那份冰冷。我用惊恐的眼睛看着钟校长，看着这位面相慈祥的老人，我不知道哪一会儿他一转头又会露出那獠牙。

甘老师把她冰冷的手臂从我的肩头垂下，垂到了我的胸前，似乎是在用她那鬼的特有的冰冷的身躯，护卫着我这带有体温的人的身躯。钟校长的眼睛盯住了甘老师的手，似乎是怕趁他稍不留神，甘老师就会夺走我挂在脖子上的玉坠。

甘老师仍是笑着，“钟校长别怕，这玉坠虽是我的，但现在我还没打算马上收回，还是请钟校长先解释一下皮强的话吧！”

钟校长清了清嗓子，仍是非常自信地说道：“我不知你们大家是否知道，施校长是我家里曾养过的一个鬼——施鬼，祖祖辈辈养了千年之久。我们非常相信这个老鬼。可是谁也没想到，十九年前，我发明的鬼显形药却害了我自己。施鬼显形了，也不安分了，他利用我不备，把我拘在这小房里，我的外孙……”他回头看了一眼陶博士，指着给

大家介绍说道，“就是这位，他叫陶思。这位是他的同学皮强。”钟校长说着轻轻地抚摸我的头，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表现出了对我的无限关爱。他继续说道：“还有一个叫吴辰的孩子一起来救我出去。你们是知道的，这小屋是被施了魔法的，稍不留神就会被那魔法所伤呀。这位叫皮强的孩子就是被施鬼施的魔法伤了，所以脑子出了点问题，有些不清醒了，你们不要相信他的话。”

天呀，真是没有公理，当着我的面还敢这般嘴硬地说谎，不行，不能任他这样说。我迟疑了一下，抬起头来大声地说道：“吴辰就是被钟校长吃掉的，请你们大家信我，我神智很清醒，是我亲眼看到他喝了吴辰的血，吃掉了吴辰的心……”说到这里，我“呜呜……”地哭了起来，“吴辰死了，他们又用了太岁，让他永恒地死了！”

这会儿记者们又吵成了一片：“钟校长你如何证明皮强同学脑子出了问题？如何证明皮强同学是在神志不清中才说出了这样的话？”

钟校长仍在笑着：“只要吴辰同学来了，一切就都清楚了，吴辰同学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据！”

听了钟校长的话，我猛地抬起了头，看着钟校长的面孔，这怎么可能，这不可能，吴辰不可能能来的，我看见了钟校长吃掉了辰子。钟校长又在抚摸着我的头，“皮强，好孩子，我会医好你的病的。”说完又对陶博士说道，“思儿，去把吴辰叫来，一切就都明白了。”

陶博士出去了，记者们又在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他们用异样的目光审视着我，等待着吴辰的出现。甘老师的脸色此时异常的难看，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她这般双眉紧锁，干扁的脸如同一个塑得很不成功的泥塑像一般。

过了大约十来分钟，陶博士回来了，带来了辰子。辰子一见到我就问：“强子，你的病好点了吗？你不会还不认识我吧。”

我瞪着吃惊的眼睛，嘴里不由自主地轻轻地叫着：“辰子！”又摇了摇头，揉了揉眼，再仔细地看了几看，那张脸当真是吴辰的脸，丝毫没有错误，只是身体看上去总感觉比原来瘦了一些，就像减了肥一般，但我真的没有理由否认这是辰子。“噢——”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脑子真的如同乱麻乱成了疙瘩。